

指文® 战史系列 007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 II 卷

2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1940-1941



【德】奥托·维丁格 著
胡焯 编译

指文

013048185

E516.9

17

V2

指文® 战史系列 007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 II 卷

2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1940-1941

胡焯 编译



E516.9
17
V2



北航

C1656311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28183010

 指文图书

出品 远望资讯
策划/制作 指文图书
新浪微博 @指文图书
网站 www.zven.cn

图书出版总监 罗应中
策划总监 何 单
视觉总监 黄 丹
线下发行总监 牟燕红
网络发行总监 胡小茜
执行编辑 黄晓诗 张亚楠

名 称 战史系列 007
武装党卫军第二“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 II 卷
编 译 胡 焯
责任编辑 孙丽娜 张玉龙
封面设计 王 星
版式设计 王 星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北路 25 号
邮 编 102600
电 话 010-60261463
网 址 www.bjasep.com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文本印刷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39.80 元

指文图书

前言

提起二战的德军精锐——武装党卫军，人们总会想到SS“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死亡之舞”的SS“骷髅”师、“帝国之花”的SS“帝国”师和“外籍兵团典范”的SS“维京”师。在波兰战役，SS“帝国”师一马当先，维斯瓦河大包抄载入历史；在南斯拉夫闪电战中，SS“帝国”师的格林根伯格仅率一支小型突击队就迫降了贝尔格莱德，一时间SS“帝国”师成了德国的明星，成了奇袭的代名词。在“巴巴罗萨”行动第一阶段，SS“帝国”师继续攻城拔寨，一路前出到叶利尼亚旧城，成为1941年7月顶在东线最前沿的德军部队，确保了斯摩陵斯克战役的顺利进行。西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抽调了十几个师的兵力，对突前的德军第47摩托化军实施反复冲击，第10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SS“帝国”师并肩战斗，击退了如潮水般冲击过来的苏军。接着，SS“帝国”师马不停蹄作为第24装甲军一部参加了基辅大包围战，和全军一起参与了这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合围歼灭战。然后，SS“帝国”兵不卸甲，在第40装甲军的旗下参加莫斯科会战，并作为第一梯队突破莫斯科远接近地第一道防线，攻下了伊斯特拉城，将罗科索夫斯基中将的第16集团军压到了莫斯科城下。在苏军的冬季战略反攻中，SS“帝国”师先后在伊斯特拉和鲁扎力挫强敌，继而在勒热夫守住了宽大的正面，给予德国陆军中央集团军群支援，可以说勒热夫成就了SS“帝国”师。惨烈的勒热夫防御战和之后的伏尔加防御战耗尽了SS“帝国”师的兵力，1942年夏秋季SS“帝国”师只得返回法国重建，历时半年。1943年1月，作为SS装甲军一员再度返回东线厮杀，先后于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涅伯河作战，接着再度于1944年2月回国重建，1944年7月参加诺曼底战役，于圣洛、莫尔坦相继大战美军，然后又转进本土参加阿登反击战，但第三帝国已是夕阳西下，垂垂老矣，无论SS“帝国”师如何拼力作战，只是徒增伤亡。1945年3月，作为SS第6装甲集团军一员，SS“帝国”师参加了德军最后一次战役的进攻战——巴拉顿湖战役，可惜风光不再。尽管如此，纵览SS“帝国”师6年表现，仍不愧为一支精锐雄师。为了将它的全貌展现给国内读者，笔者先后查阅了奥托·威丁格所著的《SS“帝国”师》五卷，SS“元首”团战史、SS“德意志”团战史、奥托·库姆的回忆等资料，倾力编写了这套6卷本的巨制，希望广大军迷朋友喜欢。

胡焯

2013年4月1日

帝国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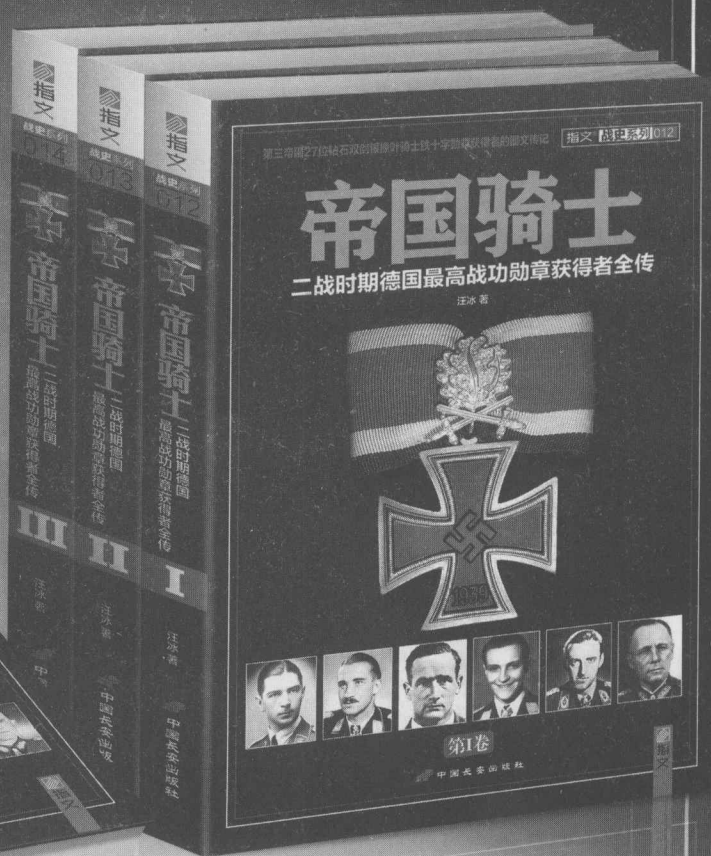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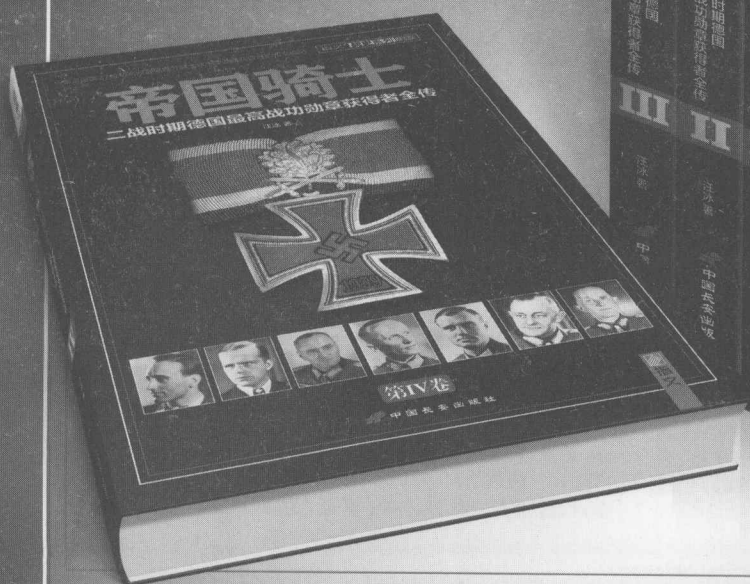
第三帝国27位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

军迷心中永远的战神
四卷，历时十年写成
100万字，1500幅高清图片



汪冰 著

第三帝国27位钻石双剑
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获得者的图文传记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西征.....	001
	西线战役的准备.....	003
	荷兰战役.....	005
	转向北法!.....	046
	佛兰德斯大战.....	049
	转移和修整.....	084
	法国之战.....	089
第二章	暴风雨前不平静.....	135
	驻军荷兰.....	135
	1940年西线战役最后报告和武装党卫军应运而生.....	137
	SS摩托化步兵师的分拆.....	140
	驻军南法.....	145
	荣耀贝尔格莱德.....	148
	暂回本土.....	161
第三章	巴巴罗萨行动.....	165
	别列津纳河之战.....	167
	突破第聂伯河防线.....	190
	杰斯纳河战斗.....	200
	叶利尼亚之战.....	204
	参考文献	245

CHAPTER 01

第一章 西征

1939年9月28日，随着莫德林要塞的陷落，波兰战役正式告终。不过，联合王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9月3日和4日分别对德国宣战，意味战争并未就此结束。相反，波兰战役结束后，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最终演变成了欧洲大战。

一连几周，法国陆军静坐在“马其诺”防线，与德国新建成的“齐格菲”相向而对、“和平共处”，除开双方偶尔派巡逻队到对面“视察工作”外，整个西线呈现出一派“相安无事”的假象。

对法国兵和德国兵而言，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土豆战争”的欢乐时间，因为彼此成天都在向对方喊话，相互攻击，吵得双方士兵不得安宁。

然而，这所谓的和平战争其实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虽然英国和法国在波兰战役期间对盟国几乎是不作为，并且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春之交仍处于消极状态，但并不代表他们打算回避战争。他们在争取时间，以完成战争总动员。

除了英国和法国，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宣战后仍然没有对敌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他们在寻找机会给予德国决定性的打击。德国领导人也明白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因为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又称“帝国军火库”，隔着荷兰与比利时与英法联军相望。

毫无疑问，英法联军在当时已经拟订好了穿过比利时与荷兰领土，直扑鲁尔谷地的计划，想速战速决赢得胜利。

在欧洲第二大军事强国波兰被打垮后，德国领导人决定把打击目标西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使得瓜分波兰后两国又以桑河、维斯瓦河、布格河为界，使德国陆军主力在完成战役后挥师西进。

在波兰和西线战役期间，于西线集结的德国陆军主力时刻待命，随时做好当英法联军穿越荷兰和比利时进入鲁尔谷地时，迅速出击，予以对手致命的打击的准备。

而且，荷兰与比利时传来的消息更增加了德军的担心，两国打算取消中立。随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德国在西线战役开始前给荷兰、比利时两国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中阐述了这点：

荷兰和比利时甚至比英法报界更好战。

两国政治家甚至明显表现出两国是站在英国和法国一边的。

而且，比利时与德国相邻的东部边界构筑了强大的工事群，可与法国相邻的西部边界却无任何工事。

得到荷兰政府的允许，英国飞机经由荷兰领空飞进帝国，从而侵犯了荷兰的中立权。战争开始（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后，德国政府就127架次英国战机飞越荷兰事件向荷兰皇家政府照会抗议。

比利时与荷兰陆军总参谋部、英法联军总参谋部不断深化关系的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大量准备，包括将荷兰与比利时陆军从两国西部边界撤出，沿着东部边界展开，与德国陆军对峙。

上述部署发生在德国陆军并没有沿着比利时或荷兰边界展开的情况下，使英法联军顺利在法比边界集结了一支强大的摩托化部队。

沿着比利时正对法国的西部边界的所有工事，含阻碍英法联军开进的路障，全部移除。

英法两国军官还勘察了荷兰与比利时境内的机场，并拟订战时空军展开计划。

英法联军总参谋部和一部兵力已进驻荷兰与比利时各地。

这些事实和收到的新报告证实英法联军对德国的进攻一触即发。

虽然法国南部守军会被德国的盟友——意大利牵制，但英国控制下的丹麦和挪威的存在，却是德军北翼的巨大威胁。

为了解除北翼威胁，德国领导层决定动用海、空和山地部队，三者密切协同，在法尔肯豪

森上将的全面指挥，以及迪特尔少将的直接指挥下，闪击丹麦与挪威。

事后证实了发动北欧闪击战是正确与及时的，因为在德军出发展开闪击战的同时，皇家海军也从英国各个军港起航，朝着挪威驶去，为的就是先敌占领该地。

于是，英国远征军和德国陆军在贯穿挪威中部到北部的铁矿砂运输要地——纳尔维克展开激战，一直延续到1940年西线战役爆发，最终以德国的胜利告终。

西线战役前，英国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欺敌行动，试图掩盖他们对德国的进攻战略。电台广播和报道经常宣称皇家海军主力频繁出没地中海，造成一种要入侵东南欧的假象。

为此，德国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在1940年初，接到荷兰与比利时请求英军进驻两国港口的消息后，德国政府于1940年5月9日通过外交渠道得知英国政府照会比利时与荷兰政府，英军即将进驻荷兰、比利时两国。

英国的照会迫使德国做出了西线决战的决定。1940年5月10日，西线生死大战爆发了！

西线战役的准备

波兰战役结束后，SS“德意志”团、SS“日耳曼尼亚”团、SS“元首”团、SS工兵营、SS炮兵团和SS通信营在皮尔森地区合并组建成立了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个师级单位——SS摩托化步兵师。

从1939年11月28日到30日：SS摩托化步兵师以4路纵队移师维尔茨堡，归第14军（军长：冯·维特夏中将）节制。

1939年12月16日：由于英法联军以一部兵力开进荷兰和比利时，德国陆军担心这次行动会危及鲁尔谷地，因而下令让SS摩托化步兵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

1940年1月24日和25日：SS摩托化步兵师又分5路纵队开进明斯特，归第18集团军（司令：炮兵上将冯·屈希勒尔）节制。从1940年1月29日起，SS摩托化步兵师接过从波罗的海到戈赫（不含）以西的德国—荷兰边界海岸防务。

第18集团军隶属于冯·包克上将的B集团军群。根据第18集团军命令，SS摩托化步兵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进驻埃宁根—艾伦—贝克库姆—莱斯本—瓦尔德斯洛赫—奥尔德地区。师部设在明斯特。第18集团军已经估计到英法联军会破坏荷兰与比利时的中立立场。

加强SS“元首”团（得到SS炮兵团2营、SS工兵营1连和1个辎重队加强），于1939年12月从SS摩托化步兵师序列中暂时抽调出来，摩托化行军赶往达特尔恩，并成为汉森炮兵中将的第10军一部，加强给第207步兵师（师长：冯·迪特曼中将）。

1月，SS摩托化步兵师主要进行连排级别的演习和训练，并加强了实弹武器训练。

SS炮兵团先是在塞登霍斯特，后又在路丁豪森完成了训练，着重加强了火力演习。施瓦布少校在战前付出大量心血拟定了炮兵侦察条例，后出任炮兵观测学校校长，亲自领导训练。SS炮兵团编制内的炮术测距排也在路丁豪森地区的哈尔特恩炮兵测距学校成立。第18集团军军长

在炮兵演习期间视察了吉勒少校领导的炮1营。

1940年2月6日：SS摩托化步兵师（欠加强SS“元首”团）加强给第26军。该师三分之二的兵力立即归第24军节制。所有的行军调动都在夜间进行。

1940年2月8日：归第24军节制的SS摩托化步兵师各部驻地如下——

SS侦察营于2月9/10日夜，转驻克里文西面的科兰滕堡，配属第254步兵师。

SS“日耳曼尼亚”团进驻卡尔卡周围。

在卡尔卡南部地区进扎的1个轻榴弹炮营和驻威塞尔河的SS炮兵团团部归第254步兵师节制，根据需要还可以随时呼叫SS炮兵团支援。

SS工兵营和SS舟桥队仍留在SS摩托化步兵师建制内，但却听命于设在威塞尔河的工兵团指挥部。上述SS部队于2月10日到11日转移驻地，其他SS摩托化步兵师主力仍留在莱茵河东岸，于2月11/12日夜进驻新集结地。

2月8日16点00分，威塞尔河的指挥部发来一则电令，指示立即停止一切自东向西的开进。

为此，SS侦察营直到2月11/12日夜才开进科兰滕堡，并归驻梅伦伯恩的第254步兵师节制。SS摩托化步兵师师部仍主要负责纪律、军风和人事等琐碎事宜。

这样，在西线战役开始前的大军集结过程中，SS摩托化步兵师就得在它的处子秀上分兵作战。

2月14日：SS摩托化步兵师（欠SS“元首”团和SS侦察营）归第18集团军节制。

2月27日：陆军总部下令SS“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旅配属SS摩托化步兵师，SS“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旅于2月29日进驻路丁豪森。

2月的训练以连、营和团级训练和兵棋推演为主。师部展开后勤模拟作业和兵棋推演。

与此同时，SS摩托化步兵师拆分成2路纵队——B战斗群（SS“德意志”团、SS炮兵团3营、SS高射机枪营）和C战斗群（SS“日耳曼尼亚”团、SS炮兵团1营和SS反坦克营）不分昼夜地持续进入战备状态。

第18集团军指示各部尽量避免因持续不断备战所带来的疲惫。

SS摩托化步兵师继续在森纳格尔训练场进行射击训练。

SS“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旅于1940年3月7日脱离SS摩托化步兵师序列，转属第10军节制。

与此同时，SS摩托化步兵师将SS“德意志”团装甲侦察排抽调出来加强给SS装甲侦察排。

3月12日和3月13日，全国领袖访问SS摩托化步兵师。

3月下旬，SS摩托化步兵师各部调整部署，进驻新防区，准备反制英法联军破坏比利时荷兰中立立场的行动。

4月4日，屈希勒尔炮兵上将参加了SS“日耳曼尼亚”团10连展开的1个加强连演习。

4月5日，师部在明斯特进行兵棋推演，第18集团军各部军官和德国空军部分联队长参加。演习由SS炮兵团团长汉森上校负责，B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上将亲临视察。兵棋推演的科目是：对钢筋混凝土防线展开的师级攻防战。

4月16日到19日，SS“日尔曼尼亚”团（欠3营）、SS炮兵团3营和SS通信营2个连进驻森纳格尔训练场，训练科目是：与坦克协同进攻。

第93装甲团1个营派往森纳格尔训练场，参加为期2天的步坦协同进攻战术训练。具体战术科目如下：

1. 行进间展开攻击；
2. 仓促攻击；
3. 强攻。

2个加强连和SS炮兵团也展开实弹射击和炮术演练。

1940年4月1日到15日，新组建了以下部队：

SS炮兵团：SS炮兵团4营（支援SS“警卫旗队”旅）、SS炮兵团5营（刚刚成立不久，急需宿营和训练，还未形成战斗力），以及SS炮兵团4营的1个轻型卡车运输队。

SS“德意志”团和SS“日尔曼尼亚”团：各组建了16（工兵）连（最初仅装备舟桥车与工兵技术装备）。

SS工兵营：新组建的3连（摩托化步兵连）人员全部自埃尔旺根摩托车补充营抽调，但最初没有装备任何车辆就在科兰滕堡成立（连长：蒂克森上尉），下辖1个反坦克排、1个工兵排和1个迫击炮排（最初也没有装备任何车辆）。

1940年4月，SS摩托化步兵师各部继续进行战术演习并展开连级训练。其中，SS“德意志”团的连级训练一直持续到4月29日。

与此同时，军官团的训练也丝毫没有松懈，通过在不同地形的行军训练和反复进行的兵棋推演，以及参加陆军举办的各种短期集训，SS摩托化步兵师的军官团战术和指挥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除了根据陆军总部进驻斯塔布莱克训练场展开大规模演习外，第18集团军因为缺油，没有给SS摩托化步兵师指派新的演习任务。

5月6日到7日：SS“德意志”团再次于森纳格尔训练场展开行军和攻击战术演习。

SS摩托化步兵师的战备一直维持到1940年5月9日，该师作为B集团军群的一员，在西线战役拉开战幕前完成了战斗准备。

荷兰战役

西线战役爆发时，SS侦察营和加强SS“元首”团并非在SS摩托化步兵师指挥下战斗，但他们却是5月10日师里首批参战的部队。SS摩托化步兵师直到5月12日才成建制投入战斗。因此，笔者打算先从SS侦察营和SS“元首”团的战斗开始，描述SS摩托化步兵师在西线战役的表现。

SS侦察营马斯河—瓦尔河夺桥战斗

自1940年2月12日起，SS侦察营就占领了荷兰边界的科兰滕堡地区，并配属给第254步兵师

(师长：比塞尼特中将)，该师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在西线戍边。

1939年/1940年冬春季，SS侦察营根据波兰战役的作战经验展开临战训练，为即将到来的西线战役做准备。各个军官对西线战役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兵棋推演，做了周密的准备。

5月9日，一道突如其来的最高备战令传到SS侦察营营长布兰特少校手中。

SS侦察营，与第15机枪营和第677炮兵团2营，一起组成“格拉芙”战斗群，由第15机枪营营长艾因斯特曼少校指挥。该战斗群的任务是以突袭的方式在马斯—瓦尔运河打下至少一座大桥，接着再夺取格拉芙大桥。

为此，SS侦察营组建了5个突击队（每个突击队由1个摩托化步兵排和2辆装甲车组成），分别奔袭奈梅根的瓦尔河大桥、下莱茵、哈特、梅登和于门运河大桥。

1个步兵营将在奈梅根突击队背后跟进。SS侦察营主力作为第二梯队在下莱茵突击队身后推进，第15机枪营也出动3个连，分别在另3个夺桥突击队背后跟进。战斗群指挥官艾因斯特曼少校最初和第15机枪营余部留在边界，第677炮兵团2营随后前推。

5月9/10日夜，各夺桥突击队沿边界展开的进攻前出发阵地如下：

N突击队（奈梅根）

1号突击队（下莱茵）和SS侦察营余部在比克东南部最西梢占领阵地

2号突击队（哈特）和第15机枪营1个连在维尔赫砖瓦厂占领阵地

3号突击队（梅登）和第15机枪营1个连在维尔赫占领阵地

4号突击队（于门）和第15机枪营1个连在科兰滕堡占领阵地

德军的备战和集结力求保密，但并没有完全瞒过荷兰人。一整夜，边界对面荷兰领土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断。首先，荷兰陆军用炸倒的树墩构成一系列预设鹿砦，封锁了边界通往内地的各条小道和公路。各个缺口也迅速用水泥管封堵。

1940年5月10日：05点35分，SS侦察营的5个夺桥突击队悄悄地越过边界。与此同时，德国空军各个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也越过边界朝西面呼啸而去。除了刺耳的荷兰空袭警报声外，5个夺桥突击队最初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横亘在公路和主要道路的水泥管和炸毁的树墩使突击队难以通行。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得不断寻找出口，从花园、小道和半埋炸药的桥梁绕路前进。每到一座大桥，突击队就派1名敢死队员冲上去将爆炸装置连接的导火线（仍在燃烧）扯掉，扔进河中。

07点00分，5组突击队都抵达了他们的第一目标。N突击队（奈梅根）由韦伯中尉指挥，辖2辆重型装甲车和SS侦察营2连1个摩托化步兵排，由南面冲进奈梅根，抢在荷兰陆军工兵炸桥前冲上桥面，夺取了瓦尔河大桥（1944年，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也以同样方式从德军手中将奈梅根大桥夺回）。与此同时，N突击队也分兵一部以同样方式拿下了附近的奈梅根铁路桥。接着，N突击队死守两桥，并朝2艘荷兰警用巡逻艇开火射击，最终等到了友军的到来。1个步兵营接过两桥防务后，N突击队顺利归建。

1号突击队由史蒂芬海姆少尉指挥，目标是下莱茵的马斯—瓦尔运河大桥。很不幸的是，在他们离目标还有150米时，大桥就被荷兰工兵准确炸毁。接着，河西岸的碉堡群又朝他们射出猛烈的机枪弹雨，反坦克炮也加入射击行列。排长科贝尔旺格少尉被烧伤，但2辆装甲车安然无恙地撤了下来。倒是不少伴随突击的边车摩托车中弹损坏。3连的2名士兵和通信班的1名士兵阵亡，大量士兵负伤。尽管态势不利，1号突击队还是立即散开队形，依托地形顽强抵抗，尤其集中火力攻打对方反坦克火力点。双方对射持续到傍晚，1号突击队奉命归建，任务失败。

2号突击队在沃格特少尉带领下，抵达了目标——哈特大桥附近。虽然荷兰工兵对大桥实施了爆破，但桥面仍能通车。不待喘息，沃格特少尉就带着4名士兵闪电般地冲上大桥。突击队主力迅速跟进，他们在反坦克火力掩护下，逐个炸毁大桥两侧的碉堡群。接着，在2号突击队身后跟进的第15机枪营1个连也穿过大桥，支援2号突击队夺取并巩固了一个直径1公里的桥头堡。2号突击队共抓获200名战俘并缴获大量武器。待第15机枪营配属的工兵修复大桥后，突击队于傍晚继续前进。这次战斗相当成功，2号突击队伤亡甚微，仅2人阵亡。

3号突击队由普茨克少尉指挥。该突击队和1号突击队一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梅登大桥被毁。接着，突击队继续往南，参加了夺取于门大桥的战斗。

4号突击队由莱茨少尉指挥，和陆军“勃兰登堡”师的特种部队、边境警备队密切协同，虎口夺食，抢下于门大桥。

4号突击队队员们这时才晓得，他们这支特种部队早在出发前就已经穿过帝国边界，准备实施下述计划：

假扮荷兰宪兵的德国士兵（身着荷兰宪兵军服）“押解”一支“俘虏”的“勃兰登堡”特种部队，经于门大桥返回后方。踏上桥面时，趁荷兰工兵不备，特种部队和“宪兵”们操起藏在身上的手枪和手榴弹进行突袭，以迅猛的速度控制大桥，并粉碎荷兰工兵的炸桥企图。

但实际战斗却和计划迥然不同。在大桥上站岗的荷兰哨兵叫停了这支“战俘”纵队，并逐一搜索，结果在1名所谓“被俘的德国士兵”身上发现了武器，德军的计划被当场揭穿。正当“荷兰宪兵”要动手时，被冲上来的大桥守军解除了武装。于是，整支纵队（特种部队和边界警备队）做假成真，作为真的战俘纵队被押了下去。

刚走到对岸，特种部队就凭借人数优势开始施展格斗技巧，他们迅速打倒看押他们的几名荷兰士兵，重新武装起来冲击大桥，守桥部队立即还击，并点燃引爆大桥的炸药导火索。部分特种兵中弹阵亡，不少人也负伤倒地。危急时刻，边境警备队的1名士兵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在最后一刻切断了导火索。在荷兰军猛烈火力打击下，最终还能坚持作战的特种兵和边境警备队员只剩寥寥数人，他们绝望地等待突击队的到来。然而由于这是一次机密行动，4号突击队事前压根就不知道桥对岸已经存在友军部队了。

4号突击队到位时，荷军守桥部队已严阵以待。激战随之而来，4号突击队强冲了几次，都被猛烈的机枪和反坦克炮火打回，德军伤亡惨重。勇敢的突击队队长莱茨少尉带几名士兵不顾荷

军火力强行冲上大桥，结果被机枪火力打中，身负重伤。此外，还有几名德军中弹挂彩，横躺在桥面上。下午，3号突击队的2辆装甲车（他们夺取梅登大桥失败后及时转移了目标），在第677炮兵团2营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及时赶到，横扫西岸两侧的碉堡群，继而隆隆开上桥面。这次夺桥战斗终获胜利，俘虏约百名荷兰士兵。事后来看，于门大桥的防务真可谓固若金汤。除了岸边每隔80米就有一座碉堡外，防御系统还包括厚墙的装甲“铃”和反坦克、坦克阵地。

参战的“勃兰登堡”特种部队队员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令人惋惜的是，2号突击队成功夺取哈特大桥的消息起初没有引起“格拉芙”战斗群指挥官艾因斯特曼少校的关注，直到晚些时候他才意识到2号突击队夺桥成功的重要性，可惜为时已晚，难以再利用2号突击队的战果进行扩张了。

SS侦察营紧随1号突击队，抵达了下莱茵以东地区，直至傍晚才收到2号突击队成功打下哈特大桥的消息，同样错失突破良机。

在向战斗群指挥官艾因斯特曼少校证实上述消息后，德军赶在夜幕完全降临前通过了哈特和于门两座完好无损的大桥，继而往西推进。第15机枪营抵达上阿瑟尔特、SS侦察营朝下阿瑟尔特推进。在这次战斗中，德军共抓获200名荷兰士兵。下阿瑟尔特大桥也被炸毁。荷军继续在马斯河对岸的碉堡群里坚持抵抗。

格拉芙大桥也遭爆破，但并未影响通车。

1940年5月11日：昼间，德军用重型迫击炮、反坦克炮和机枪火力让对岸的荷军火力点“闭嘴”。午前，命令传来，指示SS侦察营停止作战，立即经由梅登—穆克归建SS摩托化步兵师。转移行动未遇干扰，全营安全撤至沃尔肯，与全师会合。

SS侦察营在本次夺桥突击作战中的伤亡人数为：1名军官和6名士兵阵亡、1名军官和12名士兵负伤。战俘和战利品数量为：与第15机枪营一起抓获500到600名俘虏，缴获20挺机枪、几门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装备。

以下是个人回忆文献：

1940年下莱茵大桥之战

从深夜到黎明是漫长的，每一小时都过得那么慢。我和1名战友返回野战厨房给全排煮咖啡。当我们回来时，将士们已经又一次在检查装备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实弹参战。手榴弹也塞满了武器挂带。我看了一下表：05点30分。我们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下，还有几分钟就要开战了。荷兰人会毫无抵抗地让我们通过吗？

排长洪亮的口头命令传遍全排：“准备战斗！启动引擎——前进！”战争终于到来！此刻，时针精确地指在05点35分。我们隆隆越过了边界。我突击队长跪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的篱笆后面，手里握着一挺轻机枪。数挺机枪突然朝右翼开火。接着，我们听见了猛烈的爆炸声。我们进入了荷兰。头顶上，德国战斗机呼啸而过。在他们身后朝西飞去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战斗机小队，继而汇聚成一个又一个中队。突击队悄悄地向前搜索前进。2辆装甲车打先锋冲在前面，我

们摩托化步兵排在后面跟进。我们坐在车子里，手里紧紧握着步枪，随时准备跳车投入战斗。

行进间，我们警惕地注视着途经的各个房屋窗户、篱笆和花园围墙。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恢复了冷静，速度也提了上来。遇到路障，我们往往是清除或绕过。通常，我们是穿过花园或原野继续前进。偶尔，我们也和穿过我们攻击路线的其他部队的搜索巡逻队打个照面。短暂的寒暄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不久，我们驶抵一座大桥。桥上有2名荷兰士兵看护，我们的到来使他们惊慌失措，试图跳跃离开，结果遭到我突击队一挺机枪扫射，当场打倒1人。另1名士兵举起双手朝我们走来，脑袋耷拉着做了俘虏。我们立即让他坐上一辆摩托车边车，他乖乖就范。与此同时，海德布林克在机枪掩护下，快速冲上大桥，在导火线即将燃尽导致炸药爆炸之际，掐断了导火线，成功夺桥。接着我们将上桥路上横亘的炸倒树墩迅速清除，道路恢复畅通。我们继续上路，绕过了右侧的奈梅根。虽然城里耸立着一座座令人难忘的美丽别墅，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走神，继续朝马斯—瓦尔运河前进。公路沿着一条宽大的河堤笔直地向前延伸。在我们的左边是同样笔直的铁路线，右侧是一望无际的篱笆带。在篱笆带间也有一条与公路平行的小道，往右是一片开阔的牧场。在铁轨和公路之间，是一系列的带刺铁丝网带和一条电报线。一辆机车沿着一条铁轨运动。在我们的前方，也就是堤岸尽头，是一系列巨大的桥墩和桥面，那正是我突击队此行的目标——下莱茵大桥！

最初，排长打算以突袭方式拿下大桥。于是我们加速前进，距桥越来越近，映入眼中的桥影也越来越大。300米、200米、150米……我们会不会突袭得手呢？正这样想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响和强力爆炸，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大桥被炸毁，桥体残骸纷纷扬扬地落下。与此同时，敌人也猛烈开火，不仅打乱了我们的攻击计划，也挡住了我们的进攻。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战火考验，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带着尖啸声撞在树木上，接着又带着口哨声弹开。遭到敌火拦阻，我们马上以闪电般的速度跳车。不少士官还大喊：“立即隐蔽！”当我着地时，看见战友们趴在堤岸右侧。他们爬向堤岸斜坡，正对铁路线，据判断敌火正是来自这个方向。这一刻，我竟然怔了一会。就像一次单列队阅兵似的，几乎所有人都跑步向右前进。接着，我看到子弹沿运河我方一侧的堤岸四处横飞。我只得躲在我的摩托车后，祈祷子弹长眼。

不一会儿，我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第一个致命的错误。敌人的火力点实际上在右翼！我们终于发现了200米开外的机枪、步枪和反坦克炮火力点。我排大部分将士仍卧倒在毫无依托掩护的堤岸斜坡，仓促组织还击。在我们前方的排长座车被1发穿甲弹命中，开始起火燃烧。1名配属我排的陆军列兵（由于他熟悉该地区），也被1发高爆弹击中，并被巨大的冲击波震飞，重重地摔在正在燃烧、冒出滚滚浓烟的装甲车旁，壮烈阵亡。

与此同时，我们的周围也被密集的炮火和弹雨包围。我们身后的坦克疯狂还击，发射的穿甲弹不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巨大的射击声不断震动我们的耳膜。我排遗弃的大部分摩托车仍在公路上（无人驾驶）飞奔。其中几辆摩托车中弹起火，冒着滚滚浓烟飞出公路，歪倒在一旁。

班长D在我左侧的一个小灌木背后卧倒。在右翼，离我肘部不到2手长的距离，整个地面被机枪子弹横扫。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种特殊而难以言状的感觉，汗水不停地从两颊往下流。

突然间，一阵巨大的轰鸣声自空中传来。飞机！“德国人有希望了！”感谢上帝。接着，他们（德国空军战机）出现了。大家都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提供支援，但我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也许把我们当成是荷兰人了，根本不相信开战仅3小时，就有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深入敌国纵深15公里。现在，我们居然遭到他们的空中扫射！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1辆装甲车只得沿公路撤退。车上的机枪手疯狂地向我们喊话，但我们谁也没理他。在我右后方，马丁大声报告沃赫曼被1发子弹爆头身亡，这是我突击队（译注：指SS部队）第一名阵亡者。

此时，一种压抑的感觉笼罩我们心头。我们感到说不出的孤独。我们的战友在哪？阵亡了？负伤了？还是已经安然无恙了呢？身后的反坦克炮仍在不停地开火。2辆装甲车奇迹般地敌反坦克炮火下脱身，正逐步撤退。我们还要在这里呆多久？我们能做什么？突然间，卡塞尔出现在堤岸后。他把机枪扛在肩上，爬到我们跟前，嘶哑而平静地对我们说道：“突击队正在撤退，前面只有伤亡人员。”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形势怎么会如此糟糕？我们的战争该如何进行下去呢？撤退？可就这么撤退显然是不可能的。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一动，子弹马上就像长了眼睛似的飞过来。

我们四个人现在趴在摩托车后面，讨论撤退问题。要爬回去放弃摩托车吗？我们摇摇头，无法接受这个建议。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擅自丢下宝贵的摩托车。我们打算骑上摩托车，掉头撤退，这是唯一迅速撤离战场的有效方式。我们一个接一个坐上了车，反复试着启动摩托车，但车就是纹丝不动。可能是超载导致无法发动，必须有1个人站着。我们的驾驶员斯托克突然闪电般地跳起，脸上大汗淋漓。他用尽全力猛扭发动机。奇迹发生了，摩托车启动了！此刻，战场却突然平静下来，甚至连枪声都停了。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这时，斯托克已经稳坐位置上。他一个转弯，我们依次上车。突然间，卡塞尔中弹，横躺在了边车后背。鲜血直飙进我的耳朵里，同时摩托车也开始急速后撤。沿着公路，我们一路前进。我们太幸运了，周围什么敌情也没有，150米、100米、50米……我们终于达到安全地带并停了下来。

在一个农庄，我们在站长房子侧面的一座农庄和本排主力相遇。一些战友还躺在外面休息。林森迈尔中士大腿上部两次中弹，滚下了堤岸。他告诉暂停射击、前来帮他包扎的战友不要担心他的伤势，他能够照顾好自己。于是，他靠着毅力，一瘸一拐地走向急救站。我们的朋友蒂尔姆、希尔和梅尔赫也负伤躺在那里。布赫勒列兵仍未返回，据说他也负了伤。现在，我们打算把他们（伤员）和阵亡者遗体送回去，但猛烈的敌火力阻止了我们，并且又制造了新的伤亡。我排军医打算试一试，他驾驶着1辆摩托车沿着公路，挂着一面巨大的红十字旗缓慢后送。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荷兰陆军的无情射击，只得立即撤回。

下午，我们感觉度秒如年，时间异常难熬。入夜后，我们和伤员一起，将倒下的战友安葬在一个浅浅的坟墓里。